

模範人物叢書

出色的飼養員

望 遠 著



通俗讀物出版社



目 录

“珍珠埋在粪窝里”.....	1
从思想不通到勉强答应.....	3
“小佳做了官了”.....	6
“人小，心眼可不少”.....	9
给猪讲卫生.....	11
“还是安勤做对了”.....	14
学习科学知识，改进饲养方法.....	17
“你到底打没打牛？”.....	19
最后到底减了一分.....	21
虚心学习，继续前进.....	22
永远不忘九月二十八日晚上.....	24

今年秋天，听说山东省有一个人，因为喂牛养猪有成绩，要到北京去开会。我想，那一定是位老大爷或老大娘。

仔细一打听，他不是老大爷，也不是老大娘，而是一个年轻小伙子。他是山东省出席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代表中的一个。

这人家住新泰县果都区蒋家石沟村，名字叫李安勤，今年十八岁。一九五一年入团，一九五五年四月参加中国共产党。

他的事迹很感动人，别说青年人听了称赞，就是中年人、老年人听了，也不能不挑大拇指头。

要知道他的事迹，得慢慢从头说起。

安勤是贫农出身，家里有父亲、母亲、哥哥共四口人。父亲在裕民农业生产合作社当副社长，母亲料理家务，哥哥刚从祖师师范毕业，安勤在社里当饲养员。

安勤是个细高个子，长方脸，尖下巴，眼睛不大，却很有精神。乍看起来，他还有些小孩子脾气，羞羞答答的。可是你一和他啦起事儿来，他把眉头一皱，啦得头头是道，活象一个很老练的青年干部，跟十八岁的年龄很不相称。

“珍珠埋在粪窝里”

一九五二年秋天，安勤在本村初小毕业，这时他才十五岁。为了继续升学，曾到果都完小考了两次，但没考上。

那时，人们对考不上学，在家下坡干活的学生，还有些不

正确的看法。認為繼續升學，有了文化，將來可以當幹部，當教員；沒有文化，只好在家當“庄戶孫”。

安勤的母親就是這樣。當安勤兩次沒有考上完小時，她經常咕嚕着說：“你白白耽誤了四年工夫，天生的不給爭氣，不給爭光。”

雖然，父親也希望安勤繼續升學，但是當他明白了道理以後，不願意再說些刺耳的話，使安勤心里難受。

有一天，父親向母親解釋說：“如今不象早先，只是財主家的孩子才上學。翻身后的農民，也都想叫孩子識字明理。可是，國家辦學校又不能一下子辦那麼多，得有計劃的發展。你想：考學的多，有很多人暫時考不上學，那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嗎！再說，上完學，也還得工作，也不能上一輩子學呀！……”母親不服氣：“什麼？你會無理給他找理，你說難考，怎麼他哥就能考上？反正他是該着在家打牛腕的貨，沒出息。不錯，上完學要工作，可他一個毛孩子會幹什麼呢？……”

安勤聽了這些話，只是低着頭，不作聲。他想：父親講的道理，跟學校老師講的差不多，想必是父親說的對。是呵！我今年考不上，等明年再考也不晚呵！再一想：母親說的也不是一點道理沒有哇，我這麼小，會幹什麼庄稼活呢？就是會干又有什麼出息呢？真是“珍珠埋在糞窩里”，一輩子也不光彩。

安勤坐立不安，吃飯想，睡覺也想，這幾天沒精打彩象掉了魂似的，不想還好，越想越難過。

安勤想：老是躺在炕上睡大覺，怪悶得慌，不如出去跑跑爽快爽快。可是，一出門就遇上街坊鄰居，這些好心腸的嬸子大娘不知想寬慰寬慰他，還是有意找他的別扭，越是安勤不高

兴听的话，她们偏偏说。

她们象对剧词似的，这个说：“小佳（安勤的乳名）这孩子长得怪伶俐的，越长越体面。”那个道：“嗯，可惜没考上高小！”这个问：“怎么？他也没考取吗？”那个答：“你没听他娘说吗？这几天愁的连饭也吃不下啦！”

“噢！是真的么小佳儿？”

“是真的……”

安勤脸红到耳根，三蹦两跳，窜开了。

安勤在初小上学时，每逢放学回家，总是要帮助父母干些零活，象扫扫院子啦，喂喂猪啦，挺勤快。可这时，蓄也不愿看，活也不想干，一切都不如心。他想：在家里娘咕噜，在街上孀子大娘们说些不冷不热的話。反正说一千道一万，都是我自己没出息，索性就当个坏孩子吧！

有一天，安勤正跟一群孩子们玩，忽然有人在身后轻轻拍了一下他的肩膀，转回头一看，原来是团支部书记刘士起。刘士起严肃的说：“安勤！你忘了你是青年团员吗？因为考不上学，整天价胡闹，不帮助家里干活，不怕群众反映吗？再说，你忘没忘入团宣誓那天晚上，你在毛主席象前面讲些什么话，不是说要服从国家需要吗！”刘士起见他低下头，鼓着嘴一声不响，便拉着他的手笑了笑说：“我知道你的心思，走，咱们找个地方好好谈谈去……。”

从思想不通到勉强答应

一九五四年春天，蒋欽礼和安勤的父亲李守和等，在常年互助组的基础上，自愿成立起裕民农业生产合作社。社员大会

决定：社里的三头牛、一头驴、二十一猪，要公有公养；并且在社员蒋欽珍院子里，盖起一座新牛棚；猪圈没有适中的地方，就暂时分散在九户社员的猪圈里。

“万事俱备，只缺东风”，喂牛养猪的地方安排好了，可喂养的人挑来挑去老找不到合适的。要用一个整劳力吧，现时的牲畜不多，不值得；要用一个半劳力吧，这件营生也真够忙活的。数算了半天，有人说：“叫安勤干行不行？”“我正想提他还没提啦，我看满行。”大多数社员都同意，只是还有人担心他干不长远，恐怕他还想活动着去考学。刘士起说：“他那种想法有是有，不过经过大家帮助教育，又加上学过总路线，他基本上是安心农业生产了。‘话不说不知，木不鑽不透’，我想好好动员动员他，该会同意的。副社长还没表示态度，你看怎样？”守和说：“别看他是我的孩子，也得民主讨论，若大家都同意，我没意见。”于是全体通过了。

第二天吃过晚饭，社长蒋欽礼去找安勤。

安勤坐在院子里歇息，见社长去了忙站起来说：“有事吗社长？父亲不在家。”欽礼笑了笑说：“坐下，我不找他，想跟你商量件事儿。”说着，便搬了个东西与安勤并排坐下。

“什么事？”安勤楞了楞问道。

欽礼不急不慢的说：“安勤！咱入了社，就是一家人家。你知道合作社不象互助组，如今家大业大，社里的工作要具体分工，各负其责。昨天开会决定，把社里的几头牲口集中起来喂养，想叫你当饲养员，你愿意不愿意？”

安勤瞅了社长一眼，把眉头皱起，低下头。

“怎么样？”欽礼见他不说，紧接着问了一句。

“行吧？”又問了一句。

安勤喘了一口粗氣，剛想說話，又假裝咳嗽打弄嗓門。

“干是不干，快說話呀！”

安勤把手里的一根小草棍，使勁折成兩截，不多不少說了三個字：“我不干。”

“為什麼不幹呢？”

“咱社里有很多人，為什麼偏叫我幹呢？”他反問一句。

“社里勞動力不夠使的，整勞動力都要參加田野勞動，其他半勞動力，干這活頂不下來，……”欽札還沒說完，安勤就搶着說：“我也願意參加田野勞動呵！別人干不了，我也沒有經驗呀！”

“沒有經驗慢慢學，只要你肯干，保證能喂好，答應了吧，你父親也願意叫你干！”

安勤喂牛養豬沒經驗是事實，不過他不願意干的主要原因，不在這里。他早想一口說出來，但老是難開口。他聽說“答應了吧”，便沖口而出：

“喂牛養豬，又臭又脏，任你怎樣動員，我的思想也打不通！”

社長苦口婆心，又說了很多道理，但是安勤一槓子頂到底，好說，歹說，堅決不干。

時間不早了，社長拍了拍安勤的肩膀：“我走了，希望你晚上好好的尋思尋思。”

第二天吃過早飯，社長和安勤的父親一塊又勸說了半天，但安勤的態度比昨天更明確，更堅決。儘管你怎樣轉彎抹角說東道西，他別的話不說，一開口就是：“不干。”

“动员不成，是話沒說到家，下午再叫刘士起說說看。”欽礼和安勤的父亲这样作了决定。

过午，刘士起对安勤說：“……咱是青年团员，应该带头。带头是要在工作积极和克服困难上带，并不是带头找别扭。你想：我不干，你不干，他也不干，那么到底叫誰干呢？再說，社章是咱們社員自己制定的，人人都应自觉遵守，青年团员更应带头遵守。可是，你不接受教育，这怎說得过去呢？……”

青年团的干部有青年作风，直爽、干脆，一是一，二是二。他对安勤連說帶批評，到底使安勤挤出一个字儿：行。

安勤只是勉强的答应了，并不是真正从心里头願意干。他想：党支書、团支書、正副社长都劝我干，我有什么話好說呢？不干真是不合适，要干吧，实在是丢人。不說別人，我娘就不会同意。

半点不差，安勤对娘一說，娘楞了一下問：“你答应了沒有？”安勤苦喪着臉說：“答应了！”

“咱不干那种沒出息的营生。十六七岁的汉子喂牛养猪多下賤。坏名声傳出去，往后連个媳妇也說不上。快到社里把你的名字退下来吧！”安勤听了娘的話，身子輕快，心里高兴，撒腿就跑着去找刘士起。

刘士起笑了笑說：“噢！不是你自个不願意，只是你娘不願意呀！好吧，明天你就开始工作。你娘，由我負責去說服。”

“小佳做了宮了”

这天头午，社員們把八只猪子，赶进蔣欽珍院里。

猪認生，不合群，“哏哏”直叫。安勤一看，心里嘆通嘆通

乱跳。他想：这些臭猪子，连大人的话都不听，我怎么办呢？他刚想拉起腿儿往回走，社长说：“安勤！你别走，今天不用你喂，先在这学学。这个营生好干，每天按着时候喂三次就行了。”

安勤听了，只是“嗯！嗯！”别的什么也不说。

晚上，安勤躺在炕上，翻来复去睡不着觉。一会儿想起从前的同学：被他们知道了多丢人；一会儿想起猪进圈的情景：乱跑乱叫，怎样喂养呢？可是，明天就要由自己负责了……。

第二天早晨，刘士起、蒋欽礼、蒋欽珍和社里的小孩秀安、明儿、章儿等大大小小一些人，都在围着圈看猪，“喂！怎么安勤还没来呢？”

“秀安！你去叫安——”说着，安勤进来了。

“安勤！猪子饿了，该喂啦！”欽珍说。

安勤揉了揉眼，不好意思的说：“起来晚了，我就喂。”一面说，一面扫视着社员们。欽礼见他有些不好意思，把眼一挤：“咱走吧。”

大人走了，小孩们还在围着看。安勤硬着头皮，开了栏门把猪食倒进槽里，溅了一裤腿的水，他没顾得看就跑了。

一出门又遇上孀子大娘们，安勤没看是谁，只是听说：“小佳，做了官了！”“嘻嘻！又是牛信！又是猪信！”

安勤听到这些刺耳的话，心里真生气，生气的不是这些孀子大娘凑笑话，而是“牛信”“猪信”这些叫法，象是扎了翅膀，很快就传遍了全村。

安勤被这些外号压得抬不起头。虽然每天照例喂牛喂猪，但只是应付应付公事，每逢给牛添草给猪喂食，恨不得离槽三

步远倒上了事；至于猪吃饱不吃饱，全不把它放在心上。

安勤每天喂猪的情况，党支部書記蔣欽珍都了解，因为猪子就圈在他的院子里。

一天，蔣欽珍說：“安勤！你不要听那些风言风語，他們是在鬧笑話。飼養員的工作在社里很重要，目前咱們使不起拖拉機，也不能光指靠化学肥料，咱依靠什么呢？牲畜就是农业生产上的主要靠头。你知道，沒有牛，土块就难翻过来；猪喂不好，就攒不起粪。地里缺肥，哪能多打粮食支援国家工业化呢！好好干吧，工作崗位沒有好坏，全仗着积极肯干。前几天我听說，外省里有一个飼養員，因工作做得出色，还当选为模范哩！……”

說到這，正好社长蔣欽礼一步迈进来。他接着說：

“是呵！这次我們到地委开会，看过一部电影，人家苏联老大哥集体农庄里的牛、猪喂得可好哩，个个长得肥头大耳，又高又大，那都是飼養員的功劳。不少飼養員是初中、高小毕业的学生，后来因工作出色当了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呢！……”

安勤听了这些話，知道是党支部書記和社长在对他进行教育，就說：“說句真心話，我对飼養工作没有什么意見了。我现在只是愁没办法，怕喂不好。”他俩听了很高兴。欽礼說：“这个不怕，慢慢就学会了。前天听說县里要召开一个飼養員座談会，專門交流喂牛养猪的經驗，等来了通知，你去参加向别人学习学习吧！”安勤听了很高兴，心想：上級对飼養工作真是重視啦，还專門召开这样的会。

过了五天也不知是六天，安勤真的到县参加了座談会。

到会上一了解，有好多人是高小毕业生，并且知道他們已

經学会了一套飼養知識，有的人几乎把“怎样养牛”、“怎样养猪”两本小書講的道理全背上了。这次會議给了他很大的教育，他想：人家高小毕业，在社里养牛都不嫌丢人，我为什么有这种思想呢？人家开头不会就从各方面积极学习，难道我就不能吗？这时，他又联想到党支部書記說过的一句話：“不会慢慢学。”

他心里亮堂了，情緒高漲了，从此，他下定决心：一定要好好干，爭取做个出色的飼養員。

“人小，心眼可不少”

思想問題解决了，精神就愉快。精神愉快了，工作学习的勁头就特別大。

安勤近来象变成了另一个人。过去整天价愁眉苦臉的，輕易看不见他有笑臉。如今有說有笑，干起活来哼着小曲，露着胳膊，挽着褲腿，看样子他不知怎样叫累。

他每天要牵着牛到河里飲水，又要到四眼井里挑十几担水，一个人实在够忙活的。但是，他摸熟了一套工作規律，可以有計劃的进行。每天早晨起来先喂牛，牛饱了，再喂猪，喂完猪，再把牛牵出來打扫干淨，讓它們晒着太阳，自己便趁空回家吃早飯。吃过早飯就晒土垫栏，休息約一个鐘头，再准备中午的草料。中午把牛牵回喂上，又去喂猪。吃过午飯，又做好晚上的准备工作……。越干越熟，越計劃越科学，他一个人就这样有条不紊的干了半年多。到秋天因为社扩大了，牲畜增多了，才又增加了一位老大爷。

安勤忙忙碌碌干了差不多快一个月的時候，还没見猪发胖，

牛倒比以前更瘦了。这时，有不少社员埋怨安勤管理的不好。

安勤知道了很难过，心想：用个什么办法能象吹气那样的快才好哩。但是，从来也没听说谁有这号妙办法。有时他自己想，自己笑。

怎么办呢？光靠拌拌喂喂，扫扫垫垫行吗？他白天想，晚上睡觉也在寻思。

这天，社里开完会，蒋志荣、蒋欽珠、蒋志福在闲啦：“……要喂得肥，头一件，草要铡得细一点，‘草细三分料’，就象人吃东西一样，嚼得细，容易消化；第二件，添草要及时，喂的要匀合；第三件，勤吃勤添，牲口愿意吃，还不费草。……”

这些话对安勤有很大启发，他想：对，要积极想法改进工作。

从这时起，他一边干活，一边仔细观察。

有一天喂猪，他发现把饲料一次倒进槽，猪吃食时，鼻子、耳朵都攻到槽里，弄得槽边、地上都是猪食。槽里的食吃光了，它们就吃地上的，连食带泥一块吞到肚里。他想：猪子不是和人一样吗？如果不讲卫生，不是也会生病吗？于是就建议社务委员会买了几个盛食的罐子放在食槽旁边，喂的时候边吃边添。

他发现有些猪子很调皮，每逢喂的时候，别的猪子都呱呱呱呱的甩着尾巴吃，它们却不正经吃。忽儿跑去咬这只猪的耳朵，忽儿啣一口食到处乱跑。吃完食，大多数躺着睡觉，它们却“嘎嘎”的在啃栏门。

安勤想出个办法，在开栏门的时候，用棍子把调皮的猪捅

回圈里讓它餓一頓，等下次喂的時候，再讓它一快吃。這樣管教幾次，那些調皮的豬再也不敢胡鬧了。後來，把食倒進槽里，柵門一開，豬就沒有亂跑亂咬的，個個都乖乖的守紀律：頭朝一邊，一齊排着隊吃。

有一天，他看見好幾隻豬在啃牆皮吃坭，吃了後向外吐。安勤想：人害黃病好吃土，莫非豬子也是生病了嗎？問別人，有人笑笑說：“不礙事。”有人說：“豬天生愛吃這東西。”他又問：“為什麼不是每隻豬都吃呢？”“再問那不是要吵架嗎？人怎麼也有不願意吃的東西呢！”安勤想：既然說不出個道理來，就不可輕信；輕信了會誤事。後來在報紙上看到利用石灰面合在食里喂，可以防止它們啃牆。啃牆的原因是豬身上缺乏一種鈣質。他想：這個道理對，石灰里含有鈣質。照報紙上的辦法做了以後，真靈驗，豬再也不啃牆了。

這件小事引起了社員們的注意。有的說：“小佳人小，心眼可不少。”有的开着玩笑說：“嘻嘻，以後還不敢零碎得罪他呢！”

話雖這樣說，但有些老年人接受新鮮事物，總不是那麼很快。

給豬講衛生

安勤見書上說，要牲畜精神旺，身體胖，除了按時喂飲以外，還得經常講衛生，頂要緊的是讓牛欄豬圈經常保持乾淨。因為欄里欄外不乾淨，肯招蒼蠅，蒼蠅多了容易傳染病。

他想：我們的牛欄豬圈很脏，老遠就聞見臭氣，人們到欄跟前看看，綠頭蠅嗡嗡的亂碰頭，這不是不合乎衛生要求嗎！

这天，社里召开社員大会，快要散会了，他說：“我有个問題，提出來請大家研究一下可以不可以？”

有些社員一脚門里，一脚門外，正准备往外走，听安勤这一說，又轉回身來停住，瞅着他的臉。

“哎！大伙先別急着走，靜一靜听安勤說！”社長站起來說，“可以可以，你有什么問題快提吧！”

誰也沒有說話的，一齐盯着安勤的臉。

安勤吞了口唾沫，說：“我的問題是：关于給猪講卫生的問題。”說到這，他故意停了停。他見一个女社員剛想笑，馬上又用手搗着嘴。

“嘻嘻！小佳真能想些怪道理，猪还講什么卫生！”靠牆角一位老社員，把烟鍋一磕，微笑着說。

“我約摸着可能有人會不同意……”沒等安勤說完，那位老社員搶着說：“人講卫生，少生病，多活几岁。猪是畜类，天生的脏东西，不講卫生要宰，講卫生也要宰，那——”

“哎！一个一个的說，先讓安勤說完！”社長急了。

安勤不急不慢的接着說：“不錯，猪早晚要宰。可是，我們为什么要养小猪呢？不是為了讓它长得大，长得胖，將來好宰嗎！如果不注意講卫生，猪經常生病，不是象人一样，会影响身体健康嗎！我提這個問題，是書本上的經驗，不信咱去找書來念念！”

“哎！把問題的中心啦跑了，你还是說說你打算要怎样講卫生吧，有什么困难需要討論解决的？”

主席這一說，會場靜下來。

安勤接着說：“近來我发现牛栏和猪圈里有很多蒼蠅，有的

猪圈已經生了蛆。如果看着不管，会影响猪的生长，甚至会害傳染病。我想，一方面，可以常赶着猪到河里去洗洗澡。不洗澡，身上臭，常有大蒼蝇跟着，有时蒼蝇还想咬猪的眼，使猪吃食时也不得安宁，又要吃，又要用耳朵赶。另一方面，我建議社里买点石灰，經常用它給猪刷刷食槽和放在圈里杀蛆。另外，还想用些药虫子的六六六（社里有現成的，不用买），好在圈外消消毒。一句話，我提的問題就是想花些錢买点石灰，請大家討論討論行不行……。”

社长說：“噢！就这么个小問題呀！我想这用不着討論，大家一定会同意。怎样，大家还有不同意的嗎？”

“同意呀！”

不少人同意，只是因为买石灰花錢不多，并不等于同意給猪講卫生，更不相信用石灰水刷刷猪食槽子，用六六六水噴噴猪圈，就能消什么毒……。

有些人一面往家走，一面議論着：

“猪吃三分土，講卫生也白费工。”

“有什么用，淨是自找累受。”

“人小，倒光想搗弄些新玩艺儿……。”

安勤的計劃实现了。他每隔三天用石灰水洗一次食槽，每隔四天在牛棚、猪圈外，打一次六六六水消毒。沒多日子，牛棚、猪圈便改了样儿：臭味聞不到了；蒼蝇，蛆，差不多也全“回了老家”。加上他勤垫栏，勤换土，勤打扫，里里外外显得格外干淨、利落。虽然猪子不会說“我們真高兴”，但是，从它們吃飽了，躺在窩里睡的那股子甜勁，就可以看出来，它們确是喜欢干淨的。安勤一乍干的那个时节，有一次下雨，猪圈

被雨淋湿了沒有干土換，你看吧，猪子躺下蜷一会儿，又站起来跑一会儿，給它食吃还“嗷嗷”的叫，恨不得蹦一个高跳出圈来！

“还是安勤做对了”

不巧不成故事。有人說，給猪講卫生沒有用，事实偏偏給他們个眼色看看。

去年七月間，村里有好多猪得了黑牙风（猪丹毒）病。猪病象傳电似的，三五天的工夫，就从村西头傳染到村南头。今日听說，誰家大肥猪死了，明日听說，誰的猪也倒下不吃食了，一集的空当儿，就死了七八只！

虽然誰也不願意听到这种消息，但人們总是在不断的傳說着和議論着。

安勤嘴上不說，心里可比別人着急。他想：如果社里的猪也碰上这场病灾，可就完糕了。

安勤的父亲，这几天也象添了心事。养在自己圈里的那只母猪，明明还象平常一样，有精神，爱吃食，可是他每天从坡里回来，顧不得吃飯，就站在圈外橫看豎打量，有时看了半天不放心，还故意“嘖！嘖！嘖！嘖！”的喚几声，再丢点东西給它吃。

社員們也在担心这件事儿。有的說：“安勤常給猪講卫生，也許不要紧！”有的說：“这种病講卫生也沒用，全仗碰运气啦！該着破財的命，怎样也沒法治；时运好，再凶也不怕！”

安勤听到这些話，觉得有說得对的，也有說得不对的。但是，究竟誰說得对，誰說得不对，現在凭空去吵架不济事，积

积极的办法是，赶快想办法预防，决不能消极的等着碰运气。

于是，他临时改变了给猪讲卫生的计划，平常每四天在牛棚猪圈打一次六六六，现在隔两天打一次，并且打的地方也扩大了，连墙外也打。

这时有些人，尤其社外的人看了，都把嘴一撇。

过了不几天，安勤的邻居刘枝莲家也死了一只猪。又隔了一天也不知是两天，和安勤住在一个宅子里的亲大娘家的猪，也不吃食了。这时，不光社员们发愁，安勤的心也凉了大半截。他想：真是讲卫生也没用吗？不，我应该相信科学。正在提心吊胆的想，大娘的猪断气了。安勤听说，好似当头敲了一棒，不觉腿软了，精神也掉了。他想：社里这只母猪跟大娘的猪只是前后院，既然前院的猪病死了，后院的母猪还剩得了？咳！十成有八成是完了，完了多可惜呀！再过两个多月，母猪就要生小猪了……。

安勤的心象被针刺了似的难过，特别是听社员们说：“忙活半天，三十多元钱，眼看着算瞎了。早知道这样，还不如不养咧！”他难过得更厉害。

母猪的性命有危险，但安勤并没完全丧失信心。他想：病菌隔着屋不容易飞过来，要传染还是怕苍蝇作媒介。于是，他一面继续打六六六，一面在看守着捕苍蝇。累了坐着歇歇，歇够了再干，一会儿给猪换土，一会儿给猪挠痒痒，看改没改样。就这样一天忙到黑，甚至半夜三更，还爬起来看几回儿。

过了三天，过了五天，过了十天，嘻！这母猪不但没掉精神，相反倒一天比一天欢快，一天比一天吃食多起来。

这天安勤去喂食，母猪仰着头，眯缝着眼，甩着尾巴，好